

她从未真正理解过元林



《如此曙蓝》张翎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最初几年他们在一起的日子还是和谐的。激情谈不上，激情不是任何一个配偶可以给予的，配偶能给的只是短暂的欣赏和长久的容忍。他们至少是有共同的目标：抚养孩子，供房贷，照顾双方父母。元林和曙蓝都同意孩子不能由老人带，因为老人在孩子身上留下的痕迹，需要孩子的父母清理一辈子。他们照常上班，把小书作为一个包裹，在托儿所、幼儿园和小保姆之间来回传递。金钱是一张可粗可细的砂纸，磨去了人际关系中大大小小的沟壑，造就了一个感恩戴德的婆婆和一个放心的岳母。婆婆、岳母和故土一起被他们留在了远方，以供平常日子里怀念，节假日时拜访。他们不用像他们的同学朋友那样，由于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而把老人招来身边替代保姆。于是，婆婆的挑剔终究没有机会显现给曙蓝，岳母关于凤凰男的种种疑虑终于也没能落到实处。那几年里曙蓝见识了日子的琐碎，但没有触摸到日子的粗粝，粗粝是后来才来的，来得很突兀。

没有人能把婚姻最初的状态维持下去，即使是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也止于婚礼。日子是河流，人站在水中，水时时刻刻在朝前流，人时时刻刻在蜕皮长大变老。人留不住水，水流不住人，人也留不住自己。

曙蓝以为街面上流传的凤凰男故事只是一种拿出身论英雄的刻薄责难，她没有看穿元林皮囊之下血肉里藏得很深的那点自卑，也没能把零星的现象追溯到本质的源头。她不知道从凤凰男到英雄是一个贯穿一生、有始无终的浩大换血工程。元林需要向世界证明身世之说的荒谬，向他的父母，向他的妻女，向他的叔叔伯伯，向每一个童年时打过他的男孩，向每一条小时候咬过他的狗，向每一个曾经拒绝借钱给母亲的邻居，向每一棵见过他流泪的树木，向所有不愿和他约会的女同学，向那些用不屑的眼神打量过他的商场导购……证明了一次，不够，还想证明第二次。证明了第二次，还有第三次。欲望也是毒瘾，掉进去的过程很短，爬出来却需要一生。先是浓密的发际线，再是结实的胸肌和小腹，再是光滑的额头，再是泪腺，再是皮实的睡眼……元林一样一样地把自己赔给了路途。等到他再无可赔的东西时，他押上了灵魂。

这都是曙蓝后来才醒悟的，而当时，她却以为他仅仅是赔上了忠诚。她从未真正理解过元林，她认为的理解其实只是误解。那些在他出差时钻进过他被窝的女子，他从来不记得她们的脸，更不用说名字。他从她们身上撷取的，只是身体的欢愉和激情。那些女人经过他的身体，却从来没有经过他的脑子和记忆。他用金钱购买她们的一个个夜晚，就如同他去商场购买一件家里缺失的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从未出过轨，他对婚姻从头至尾忠诚。

当然，那是元林的想法，不是曙蓝的。

曙蓝看到那些蛛丝马迹之后，没有去质问元林，她不想把猜测坐实。曙蓝唯一想做的，是逃

离。当她告诉元林她想出国读书时，她以为她要费上一番唇舌。她事先想好了周全的对策，包括理由，包括用词，包括语气和态度，没想到元林立刻同意了，并积极着手替她办理各样手续。

“也该留一条后路。”元林说。她没听懂他的弦外之音，他说的是他的身家性命，她却以为他想要空间和自由。他们总是误会着彼此，他们是走在同一条路上的陌生人。

她以为只有光亮才能制造阴影，可是她没想到黑暗也能制造影子，影子比黑暗更黑。

今晚她决定去见他，没有通知律师，也没有通知他。想象着提姆见到她时的惊讶表情，她忍不住想笑。几个月没见，他左眼睑之下的那块色素沉淀一定又变大了几分，而他的前列腺，肯定也比先前老了，也许老了几年。前列腺的衰老不是匀速运动，过了六十，那便是自由落体，带着滑坡般可怕的加速度。她睁着眼睛都能想起他站立在马桶跟前，抖索着两腿中间那根像变质了的香肠似的玩意儿时的样子。他从未想过关上厕所的门，他没想在她面前掩饰自己，因为她是发妻。发妻知根知底，男人在发妻面前即使穿着燕尾服也是赤身裸体。

曙蓝咚的一声跌坐在马桶上，伸出两个指头测量着自己的脉搏。先是左手，再是右手。噗。噗。她觉出了细微的跳动。可是，那真是脉搏吗？视觉和听觉都背叛了她，凭什么她还信得过触觉？

或许，停电的那个夜晚，她看不见元林，是因为她已经死了，元林还活着。或许，元林和她都已经死了，只有小书还活着。或许，元林和她都活着，死的是……

曙蓝不敢再想下去。她站起来，走出去，用凉水洗了一把脸。不知道那对母女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厕所里非常安静，有一只马桶的水箱在漏水。滴答。滴答。滴答。她一抬头，发现镜子的玻璃面上有两个幽黑的破洞，正往外汩汩地冒着凉气。她拿手纸去堵，才猛然意识到那是她的眼睛。

都是阳光惹的祸。就是车顶上反射过来的那一缕阳光，割伤了曙蓝的眼睛，把她从铺着速度和激情的高速公路上拽下来，推入充斥着保龄球维修停车费这样乏味想法的烂泥潭中。世上许多重大决定，起因都是米粒一般大小的偶然事件，比如舞鞋上的一个洞眼，就能瞬间把一个芭蕾舞娘变成一个毫不起眼的售货员。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把洁西后来的生活钉在售货员这个位置上，尽管洁西完全可以是一名律师，一名教师，甚至是一个她母亲憎恶的保险销售员。也许，世上压根儿没有什么偶然。每一桩偶然的身后，其实都有一长串的必然在推动。可是人能看见的，只是那个最终定格的瞬间，而不是身后那个冗长的过程。

生命中所有的陷阱都是来自同情和冲动。那个女人可以偏离轨道，她却不能。她有她的标准，钢丝一样冰冷而不容弯曲的标准。这辆宝马，还有这一屋已经包装或尚未包装的物件，都只能以象征性的价格，出售给某一个类型的女人。落在她标准范围之内的女人，必须是单身，独自维生，不被男人供养也不供养男人。她只能依赖面谈的那一刻钟，至多半小时，来筛选那些女人。她问她们的问题，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她能从中不露痕迹地得到她所需要的信息，却又不至于让人抓着把柄，惹出各种与肤色性别年龄纠缠不清的歧视指控。二十多年的秘书职业至少让她掌控了在效率和法律中间走钢丝的本领。这个叫蓝的女人没有戴结婚戒指，衣服明显地在洗涤剂里走过了多个来回，颜色和针脚都已磨损，她看起来急需一辆仅仅作为交通工具使用的二手车。但这个女人没有给她机会进入她的生活，她甚至没来得及在她的生活表层浅浅地刮破一层皮。她不知道这个女人有没有男人，她不能用这辆宝马纵容这个女人去帮助一个男人，让男人慢慢滋生出足够的力气，来一脚踢开这个女人。

她听见黑暗中响起一声冷笑，那是清醒的自己在嘲笑糊涂的自己。清醒的自己告诉她这个女孩不是洁西，一切关于信任的联想都是黑暗造成的骗局。黑暗的手强壮粗莽，不讲道理，黑暗把陌生人肆意推搡在一起，黑暗消灭形状也消灭距离。但是光明可以瞬间改变一切，黑暗世界里的一切秩序在光明面前都不堪一击。一盏灯就可以立刻让黑暗中聚集的人作鸟兽散，叫黑暗中建立的亲密变得扭捏。

即使是这样，那又如何？她听见糊涂的自己在辩驳。糊涂的自己劝说她不妨享受一下黑暗制造的骗局，因为片刻的温暖也胜过永恒的冷漠。

说君子(75)

三忠恕之道与君子之道 忠德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不仅是作为诸德的基础性存在，也不仅是集合诸德的整体性存在，更重要的是当它与“信”德一起构成“忠信”，与“恕”德一起构成“忠恕”以后，遂成为表征儒学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等重要思想命题，同时也成为践行儒学之道的君子思想的汇集之处。君子“主忠信”（孔子语），“君子……忠恕违道不远”（《中庸》语），“然则忠恕，君子之道也”（顾炎武语），此之谓也。我们关于君子说了许多，而如果要以一个怎样的“道”来加以统摄的话，那么答案一定是“忠恕”之道。也就是说，忠恕之道与儒学之事紧密相连，忠恕之道与君子之道亦紧密相连。当然最终的结论是：“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余英时语）

忠恕之道与儒学 通过“忠”来谈“忠信”和“忠恕”，那是为了确证什么是儒学这样一个大问题呢！对于什么是儒学，历来定义不一，莫衷一是，然而认为儒学是心性之学，是主张内外的德行之学，是强调内圣外王之学，是重视伦理道德之学应该是人们的共识。那么构成儒学的这些形式和内容如何得到反映和体现的呢？

心性之学突出的当然是人的心，而“忠”“恕”两个概念都有“心”，而且通过“中”与“如”来表示人心所要安处的状态。“中心”是“忠”，“直心”是“忠”，“正心”是“忠”，“公心”是“忠”，“诚心”是“忠”，“尽心”是“忠”。“如心”是“恕”，“比心”是“恕”，“推心”是“恕”，“宽心”是“恕”。总之，都是人之为人的那个“心”及其产生出的“理”呢！实际上，孔子及其儒家之所以“主忠信”“贯忠恕”，那正是让人们清楚知道儒学所宣扬的就是一种心性之学呢！当然这个特征被明代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王阳明清楚明白地揭示出来。“圣人之学，心学也”，此之谓也。

德行之学，内圣外王之学强调的是内外相通，由内而外。“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周礼》），此之谓也。也就是说，内在的心性表现为德，外在的实施表现为行。《大学》“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展示的就是“内圣外王”的具体情形。“诚意，正心，修身”是主内，“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主外。那么，儒学的这一旨归又正是通过“忠信”“忠恕”思想具体呈现出来的。

孔子多次指出他的学说是“主忠信”的，实际上这就是在告诉人们，儒学是一种重内外，重德行，重知行的学说思想。也就是说，“忠”是主内的，“信”是主外的。“忠”是主德的，“信”是主行的。“忠”是主知的，“信”是主行的。“忠”是主内圣的，“信”是主外王的。对于“信”主外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再说几句。大家知道，“信”虽然是作为一种观念理性存在，但它又一定要与具体事物和实际行动联系起来才能够彰显其义。所以有“信用”，“信事”，“信物”之说。通俗地说，一切信义都是在具体的行为中才能够体现出来，才可以发生作用的。履行合同，即是信义的行为。所以古人说：“定身以行事谓之信”（《国语·晋语》）。意思是说，信即由身而行事。所以，忠信者就是尽心以行事的意思。儒学正是一种“内圣外王”之学，而“主忠信”恰恰是从理论上对这种学说作出了概括。

孔子通过“主忠信”来表示儒学思想的特质。那么如果要问孔子自己一生所追求和实践的“道”究竟是什么的话，那正是“忠恕”呢！孔子曾对他的弟子曾子等人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曾子心领神会地将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概括为两个字——忠恕。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如果说“忠信”只是在形式揭示了儒学的“内圣外王”的特质的话，那么“忠恕”则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揭示了儒学之所以为儒学的思想旨归。换句话说，“主忠信”更多反映的是儒学的“形式”，即儒学是主内外德行之学的。如果要使孔子以及儒学思想的具体内容及其性质得到呈现，那么仅有能反映儒学形式的“主忠信”命题是显然不够的。由此，孔子最终选择了“忠恕”来从形式到内容呈现他的“一以贯之”的“道”。也就是说，孔子所谓的“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既有在形式对儒学的体现，更有在内容上对儒学的展开。具体说来，在“忠恕”概念框架下，“忠”是主内，主德的；“恕”是主外，主行的。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是通过对“恕”道的正反两方面内容的展开，来实现对构成儒家学说各个重要内容的阐述。

儒家最终确定和选择了“君子”这个主体与“忠恕”这个内容来反映和体现儒学思想内容及其性质的。换句话说，君子是在推行忠恕之道中来具体展开儒家思想的。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